

《瑪竇福音》東方賢士敘事的重要性

談良辰¹

瑪竇在東方賢士敘事中，將耶穌的默西亞身分藉著依撒意亞的兩段預言顯示出來。它作為耶穌誕生的三段敘事之一，既是第一個族譜敘事的說明，又是第二個若瑟與瑪利亞敘事的補充。尤有甚者，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是達味的子孫，但其王權遍及普世，是引領萬民的皓光與救主。

前言

《瑪竇福音》中所記載耶穌的族譜與天主創造的「來歷」，要表明耶穌的誕生帶來了新創造。若仔細閱讀，不難看出《瑪竇福音》頭兩章共有三個段落在談耶穌誕生。第一個段落是族譜（瑪一 1~17）²；第二個段落是記載耶穌由瑪利亞誕生的經過，特別是瑪利亞由聖神受孕，而非經由若瑟（瑪一 18~25），這似乎在進一步解釋族譜中說：「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瑪一 16），及為何族譜的第三部分只有十三代，因為耶穌有兩個父親——神

¹ 本文作者：談良辰老師，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碩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畢，現任教於本院，教授神學與哲學相關議題。

² 詳參：拙著，〈瑪竇的族譜〉，《神學論集》222 期（2024 冬），597~614 頁。

性的和人性的；耶穌誕生的第三個段落就是本文要探討的：有關東方賢士尋找誕生的猶太君王（瑪二 1~23）。

倘若聖史瑪竇真的有意安排三個段落談耶穌的誕生，第二個段落又帶有解釋耶穌族譜的目的，是否這第三個段落，也與耶穌的族譜有關呢？又為何四部福音中，只有《瑪竇福音》記載了這段東方賢士的事蹟？這是真實發生過的故事嗎？抑或是聖史瑪竇將某個傳說改編了的情節，植入在福音中以更好地解釋耶穌的來歷（族譜）呢？

假設我們抽離東方賢士的段落（二 1~12），就會產生一個立即的問題，也就是我們會不知道耶穌誕生在何處。若比較《瑪竇福音》與《路加福音》中關於耶穌誕生的記述，路加很清楚地記錄童貞瑪利亞尚未被迎娶時就居住在納匝肋，並說她已與達味家族的一位男子若瑟訂婚（路一 26~27）。但關於若瑟面對尚未迎娶的未婚妻懷孕的內心掙扎，以及他是怎樣的一位義人，路加似乎不甚關心。路加關心的是若瑟身為達味家族後裔的身分，這身分給予了耶穌是達味後裔的名份。耶穌獲得達味後裔的名份不僅是由於若瑟是達味家族的一員，要讓人認出耶穌是默西亞，還要更進一步滿足耶穌是達味之子的身分——他必須誕生於白冷。因為達味的本城就是白冷³，且先知米該亞預言了默西亞必出於白冷：「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

³「達味懇切求我，讓他速回白冷本城」（撒上廿 6）。

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米五 1)。

路加記述了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的時候，羅馬皇帝凱撒奧古斯都下令天下人都要登記自己歸屬的本城，若瑟按自己是達味家族的後裔，由納匝肋起身到白冷去登記，且當時瑪利亞仍懷孕，在到了白冷登記本城時，她生下了耶穌。當耶穌誕生於白冷滿八天，依照猶太法律受了割損禮後，全家返回了原本的本城——納匝肋(路二 39)。路加詳細地告訴了我們耶穌為何本是納匝肋人卻在白冷誕生，又是為何再返回了納匝肋。

然而，這一切歷程，在《瑪竇福音》中，卻只有短短地交代了「當黑落德為王時，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瑪二 1)，並在經歷了「出埃及」的逃難歷程之後，聖家返回了以色列，並退避到了納匝肋，還說這是為應驗先知的話：「他將稱為納匝肋人」(瑪二 23)，這個預言至今學者們尚未有統一見解是出於哪一位先知。換言之，單從《瑪竇福音》的描述，我們不會知道若瑟與瑪利亞的本城就是納匝肋，亦不會知道為何耶穌會誕生在白冷。顯然，瑪竇對此沒有興趣，他只想讓讀者把焦點放在耶穌的出生地——白冷，因為只有白冷可以讓我們認出耶穌是達味之子。如此看來，他記述了東方賢士尋找嬰孩耶穌，必然有特別的目的，這特別的目的應該與白冷有關係。在進一步深入耶穌的出生地之前，應先看看這幾位東方來的賢士是什麼樣的人。

一、東方賢士

「賢士」的希臘原文是"μάγοι"，每當教會在聖誕節前布置

馬槽時，都擺上三位賢士，但福音中並沒有清楚說明有幾位，只單純用複數表示不只一位。若按照希臘文的原意，μάγοι 的意思不是博學之士，也不是賢德之人，比較可能是星象家，在希臘歷史中也指波斯祆教的司祭，而波斯的地點也相當符合來自東方的描述。在聖經學領域，對於東方賢士的研究所發表的文獻多到不可勝數，有的從傳統上證明確有其事，這些東方賢士或來自巴比倫，或波斯，或是葉門的猶太人。目前存放於科隆主教座堂的部分遺骨，相傳是第四世紀君士坦丁獻給歐斯托焦（Eustorgio）主教，並興建了今日的聖歐斯托焦大殿（Basilica di Sant'Eustorgio）。根據一個亞美尼亞傳統的說法，這三位賢士分別是阿拉伯的巴爾塔薩（Balthasar of Arabia）、波斯的梅爾克爾（Melchior of Persia）和印度的加斯帕（Gaspar of India）。亦有學者認為東方賢士來自東方絲路的一座城市塔西拉（Taxila）。⁴ 不過，這些都是不可考的傳說。

如果這些賢士是來自東方的星象家，引起許多學者興趣的是有關這顆白冷之星是否有來自天文學的相關證據。學者休斯（David W. Hughes）指出：公元前七年的9月15日星期二是木星與土星在天空中的可見期的中間點，前後各五個半月的期間是這兩顆星離太陽最遠的時候，可以在夜晚以肉眼看見。許多學

⁴ 參：David W. Hughes, "Astronomical Thoughts on the Star of Bethlehem", in *The Star of Bethlehem and the Magi: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rom Experts 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Greco-Roman World, and Modern Astronomy*, eds. by Peter Barthel and George van Koote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 118.

者推測《瑪竇福音》中記載東方賢士啓程時看見的星，與到了白冷後第二次看見的星，分別就是這兩顆星。

除了這種說法外，第二世紀的奧利振認為白冷之星是顆彗星或流星，著名的義大利藝術家喬托即根據奧利振的傳統，在耶穌降生的壁畫中將白冷之星畫成彗星，目前存放於義大利的亞西西的聖方濟各大殿中（Basilica Papale di San Francesco di Assisi）。然而，彗星的出現在羅馬與希臘時代普遍認為是災禍的徵兆，福音作者似乎沒有理由將其與耶穌誕生的喜訊聯繫起來。休斯還列舉了許多種星辰出現的可能性，像是天王星，或是木星與土星的匯合，或是木星與金星的匯合等。⁵ 不過，在神秘家華多達的神視中，卻清楚地描述這顆彗星的形狀與顏色。⁶

今日天文學或是考古學的進展，不論是賢士的身分，亦或白冷之星是否真的存在，都無法給出一個令眾人滿意的答覆或是共識；更遑論福音作者在當時，難道有能力或證據證實這些口傳資料的真實性嗎？或許亞伯特·德容（Albert de Jong）的思考

⁵ 參：同上著作，pp. 118~29.

⁶ 「我抬頭仰觀星空，想瞭解一下那光增強的來源。有顆相當大的星辰，像小月亮，在白冷的夜空向前移動，使得其他的群星黯然失色；這些星星好像為它開路，就像使女恭候皇后的經過。這顆星球的本身，如同包裹著一顆小太陽，發出淺藍色的光輝，拖曳著一條尾巴；這尾巴似乎由各種玉石所形成，有白色的貓眼石，有翠綠色的翡翠，有血紅的瑪瑙和閃亮的紫水晶。這些顏色與主要的淺藍色混為一體，帶動所有地上的寶石，隨著它快速地起伏，掃蕩到天空的尾巴裡。」參：瑪利亞·華多達著，葛助民譯，《我見我聞的福音》第一冊（桃園市楊梅區：許漢偉，2016），310 頁。

轉向，值得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探索這段記述在福音中的地位。他說：

在《瑪竇福音》中，東方賢士之所以出現在文本中，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來了，或因為真的有這麼一顆星，又或因為他們有能力解釋這顆星的意義。他們之所以出現在經文中，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占星家；事實上，他們不是。因此，問題應該從歷史性問題——到底發生了什麼？轉向文學性問題——為什麼瑪竇要這樣講述這個故事？⁷

是否有這些東方賢士跟隨一顆自己會跑動的星星，或是這一切只是被運用的某些故事材料。不論同意或不同意這樣的論點，其真實性都不可考證，那麼，故事真實性對今日的我們就不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作者為何要安排這些東方賢士在耶穌誕生的脈絡中？福音作者其實已給出了線索：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

二、達味之子

的確，即便是否存在著東方賢士與白冷之星是可以懷疑，但根據前面有關耶穌誕生的背景，黑落德王的時空環境卻是真實的。且如前述分析的，它與《路加福音》的記述可互為補充。

⁷ Albert de Jong, “Matthew’s Magi as Experts on Kingship” in *The Star of Bethlehem and the Magi: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rom Experts 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Greco-Roman World, and Modern Astronomy*, eds. by Peter Barthel and George van Kooten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 282.

瑪二 1 指出：「當黑落德為王時，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原本平鋪直敘的氣氛，藉由「看」(ἰδοὺ)⁸ 這個字給打破了，好似一個突發情況，打擾了黑落德作王。這個氛圍的改變，一直延伸到了第 3 節，黑落德王驚慌了，接著全耶路撒冷的人也與他一起都驚慌起來。全耶路撒冷跟著黑落德一起驚慌，似乎感受到一種來自黑落德王的危險將要降臨。黑落德王之所以驚慌，是因為他聽說這群東方賢士在耶路撒冷四處打探的訊息：「纔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裏？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瑪二 2)。這個訊息有四個部分：

1. 第一個部分是東方賢士說這個嬰孩已經誕生了；
2. 第二個部分是這個嬰孩的身分是君王，且不是別的民族的，也不屬於這群東方賢士自己的民族，好像西藏活佛轉世可能出現在西藏以外的地方，而是猶太人的王。
光是這兩個訊息，對任何一個世上的國王來說，都是極具威脅性的消息，即使是半信半疑，也必會讓黑落德坐立難安，因為這將來的君王已經在這個世界上，若不除掉他，遲早要威脅到自己的王位。
3. 訊息的第三個部分說：所看見的星，是這位君王的星；
4. 第四個部分是這些東方賢士在出發前，就已在東方看見了這顆星。

世上有多少王國啊？任何一位星象家會決定由東方長途跋

⁸《瑪竇福音》中大量使用「看」(ἰδοὺ)，表達發生一個突發事件，把原本正在進行的時序打破了。

涉去朝拜一位將來成為君王的嬰孩，若非這位嬰孩不僅是猶太人的王，更是普世之王，有何理由要冒如此路途的兇險！這個路途決不算短，瑪竇給了我們一條線索，黑落德由賢士們探得有關看見這顆星的日期，意欲將白冷與周圍境內兩歲以下的嬰兒殺死（瑪二 7、16）。因此，賢士們出發到抵達耶路撒冷可能要一年至二年的時間。此後，黑落德召集了司祭長和經師考察探問：「默西亞應當生在那裡」（瑪二 4），暗示了東方賢士告訴黑落德他們會甘冒危險來到耶路撒冷尋找的王，是普世的救主——默西亞。

原來，黑落德並不知道默西亞應是達味的子孫，也不知道他的本家應當是在白冷。司祭長與經師根據米該亞先知的一段預言，說默西亞應當出於猶大的白冷：「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 (εἰ) 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位統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米五 1）。但是經過比較，我們很快就可看出瑪竇記載的預言與《米該亞先知書》有一個出入，《瑪竇福音》記述的是：「你在猶大的郡邑中，決不 (οὐδαμῶς) 是最小的」（瑪二 6）。透納 (David L. Turner) 認為，這個差異顯示出白冷在地理上是猶大郡邑中最小的，但在瑪竇的神學意義上，白冷卻是最大的，因此，他認為《瑪竇福音》的「決不」可以轉譯為「你在猶大的郡邑中，即便是最小的」⁹。然而，這若是一種神學見解上的改變，透納並未回答瑪

⁹ David L. Turner, *Matthew*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8), pp. 83~84.

竇為何要改變《米該亞先知書》的「雖是」為「決不」。

事實上，最小的要成為最大的，這一應許是耶穌天國的標記。耶穌曾以芥子比喻天國說：「天國好像一粒芥子，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裏。它固然是各樣種子裏最小的，但當它長起來，卻比各種蔬菜都大，竟成了樹，甚至天上的飛鳥飛來，在它的枝上棲息」(瑪十三 31~32)；又勸誡爭奪將來權位的門徒們說：「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瑪廿 26, 廿三 11)。我們注意到，這些被召聚的猶太領袖，都是公議會的組成份子，在瑪竇的記載中，他們引用的話與米該亞先知不同：

1. 米該亞先知說白冷是最小的，而這些公議會領袖卻說絕不是最小的。
2. 先知說，這位要從白冷而出的統治者，他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

換言之，「默西亞的根源就是天主」的這一概念，藉著公議會領袖的忽略，預示他們將來會不接受耶穌。瑪竇可能利用這兩點差異，為了鋪排整部福音中猶太公議會領袖反對耶穌的兩點：(一) 天主許諾的不是地上的王國，而是天國，其特徵是最小的要成為最大的；(二) 耶穌就是天主子，他是天上的默西亞。

黑落德從猶太領袖得知默西亞出於白冷確實是先知的預言，心裡動了殺念。他暗自將賢士們叫來，仔細詢問那顆星出現的時間，在心內盤算這孩子現在應該多大歲數，就假意派遣他們去白冷尋找嬰孩，找到後來告訴他，好讓他也去朝拜。他的殺念來自於他內心的驚慌。「驚慌」(ἐκτράχθη) 一詞的原意是像

海浪翻騰一樣地被攪動，可見這個驚慌大到何種程度，以致不能留下這個孩子在世上。然而，事與願違，黑落德始終沒有等到賢士們的消息，因為賢士們在找到耶穌後，在夢中得到指示，不要把消息告訴黑落德王，就從另一條路返回東方。

白冷是達味的本城，東方賢士的敘事顯示了這位誕生於白冷的默西亞是達味之子，要繼承達味王國和統治以色列的君王。爲了朝拜猶太的王，東方賢士們帶了三樣禮物——黃金、乳香和沒藥——要獻給他。按照教會聖傳，東方賢士所獻的黃金象徵耶穌是君王，乳香是獻給天主，而沒藥則隱喻耶穌將要爲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安葬用。這個情節似曾相識，猶太人讀到這段記載，應該不難想起接替達味王權的達味之子撒羅滿即位後，曾有從南方舍巴的女王因撒羅滿的名聲來朝見他，見他有極大的智慧與王宮的榮華，獻給撒羅滿王黃金、寶石和香料，而撒羅滿也賜給她一切所要的（列上十 1~13）。倘若瑪竇有意借用撒羅滿王的經歷來突顯出耶穌是達味之子的王權，那麼同樣擁有王權的南方舍巴女王來朝拜猶太的撒羅滿王，可能暗示著黑落德王也當屈服於這位降生的默西亞。現在應該談談這位嬰孩的得勝。

三、王權

耶穌既然是達味之子，統治以色列的君王，安排從東方來的賢士朝拜他，是再合理不過的。「從東方」（ἀπὸ ἀνατολῶν）在舊約中常被指爲異族人、外邦人。在《依撒意亞先知書》四一 2 有

一個古老的預許：「是誰由東方喚醒了那人，使他步步遇到勝利？是誰將眾民交付給他，又使列王臣服於他呢？」然後依四一 4 答覆說：「是誰從原始安排了歷代的事而予以實行成就呢？我，上主，是元始，與最末者同在的也是我」。若依照先知所預許的實現，最終交付眾民給他，又使列王臣服於他的那人，將要獲得最後的勝利。對應到瑪竇的脈絡，這人就是從東方來的賢士所尋找的猶太的王，黑落德王在他面前也必須臣服於他。安排這一切的就是天主。先知說「從原始安排了歷代的事」，根據七十賢士譯本，這句話的意思是「從起初的來歷」（ἀπὸ γενεῶν ἀρχῆς），而「來歷」就是「族譜」。先知的預言中，出現三次「是誰」（依四一 2、4），像是在詢問做成這事者的名字，然後天主回答說「我，天主」，我就是元始（πρῶτος），「與最末者同在的也是我」。這句話在七十賢士譯本的意思是「成為那要來的，我是」（εἰς τὰ ἐπερχόμενα ἐγὼ εἰμι）¹⁰，「我是」（ἐγὼ εἰμι）即是天主啓示給梅瑟自己的名字：「我是自有者」（出三 14）。

先知的預許還有一個重要的信息必須重視：先知說這些東方來的賢士要來「喚醒」（ἐξήγειρεν）上主所揀選的人，這個字的意思也可理解為復活，保祿在格前六 14 也用過這個字。配合賢士們獻上的沒藥，似乎也預示了耶穌基督將要受難而復活。當

¹⁰ 在七十賢士譯本中，「那將來的」（τὰ ἐπερχόμενα）用的是少見的雙數動詞分詞，似乎隱含著這位讓列王臣服的人，在終末要與天主同掌王權，因為「我是」仍用單數，代表唯一天主。默廿二 20 也預許「基督將來」（ἐρχομαι）。

他復活後，就要升上天與父合而為一執掌王權，成為執掌終末的那一位——「我是」。

讓我們再回到黑落德王，當他知道自己被賢士們愚弄了以後，就按照賢士告訴他那顆星出現的時間，將白冷境內兩歲以下的嬰孩都殺了。但他並沒有勝利，這嬰孩按照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許「要步步遇到勝利」，首先的勝利是天使托夢給若瑟，要求他帶領嬰孩和他的母親前往埃及避難，使得黑落德王的企圖沒有得逞。當聖家在埃及期間，他們遇到了第二個勝利，就是黑落德王死了。於是天使又在夢中顯示給若瑟，要他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返回以色列，且說：「那些謀殺孩子性命的人死了」（瑪二 20）。爾後，若瑟聽說阿爾赫勞繼任黑落德作了猶太的王，又在夢中獲得天使指示，要他們退避到加里肋亞（瑪二 22），然後到了納匝肋。瑪竇說這是為了應驗先知的話：「他將稱為納匝肋人」（瑪二 23），這是第三個勝利。

聖經學者戴維斯（W. D. Davies, 1911~2001）與艾利森（Dale Allison Jr., 1955~）發現了瑪竇在編寫阿爾赫勞繼任黑落德的段落時（二 22~23），用了與四 12~16 相同的格式¹¹：



¹¹ W. D. Davies and Dale Allison J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 vol.1* (Edinburgh: T&T Clark, 1988), p. 191.

瑪二 22~23	瑪四 12~16
聽說...	聽到...
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	就退避到加里肋亞去了...
去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	來住在海邊的葛法翁...
如此應驗了先知們所說的話	這應驗了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話

從以上學者們發現的格式，可以看出第二章「聽說阿爾赫勞繼位黑落德做王」與第四章「聽到若翰被監禁」二者都與黑落德王有關，且這兩段都是耶穌退避到了加里肋亞；最後，第二章是應驗先知的話說耶穌被稱為納匝肋人，而第四章則是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有關默西亞顯現的皓光，且「從那時起，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瑪四 17）。兩相比較之下，瑪竇告訴我們那稱為納匝肋人的耶穌，就是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的皓光。問題是，皓光的意義是什麼？又與東方賢士有什麼關係呢？

四、出埃及的新梅瑟

前面曾談到「東方」代表外邦人。賢士們被黑落德王指示去白冷尋找嬰孩，就走了。這時，氣氛又有了重大的轉變：「看」，最初，當他們啓程時在東方看見的那顆星突然出現了；但當他們長途跋涉到了耶路撒冷時星星消失了，心情還甚為沮喪；然而，就當他們又獲知了明確的方向——在白冷，之後這消失的星星又再次在他們前面引路，令他們興高采烈（瑪二 9~10）。「在東

方」的希臘字是"ἀνατολή"，意思是從地平線上升，由於日出的方向是在東方，所以古希臘就用這個字表達東方的意思。當賢士們又看見了這顆星在他們面前「升起」，意味這嬰孩雖是誕生在地上，但要認出他是默西亞，必須向上看，因為他來自於天上。這一隱喻相當重要，《瑪竇福音》後段記載耶穌進耶路撒冷前，遇到了兩位耶里哥瞎子（瑪廿 29~34），他們因耶穌獲得醫治就「看見了」（ἀνέβλεψαν），意思就是「向上看」，象徵外邦人都將因向上看而見到了救恩。

在東方的星與東方賢士，都是隱喻外邦人將要看見救恩，但瑪竇給我們的記號不僅如此。前面我們已看到了瑪竇告訴我們，為應驗先知的話，這個嬰孩要稱為納匝肋人，並藉由相似的寫作格式，引導我們去發現依撒意亞先知所預言的皓光。讓我們進一步深入探究瑪竇在第四章這段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

首先，耶穌定居的地方是葛法翁，其位置大約在加里肋亞海的北岸偏西一點，而瑪竇說是「即住在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境內」（瑪四 13），這個地方卻是在約旦河西岸及西北地區、葛法翁以西的一大片區域，甚至包括了納匝肋。因此，可以推論瑪竇有意地擴大了耶穌居住地方的區域，一方面顯示「皓光」應該照亮更大的範圍，另一方面也應驗了先知依撒意亞的預言。瑪竇引用的先知預言是：

「往昔上主曾使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地域受了侮辱，但日後卻使沿海之路，約但東岸，外方人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榮。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一道皓光，光輝已射在那

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依八 23, 九 1)

顯然，瑪竇更動了一些先知書的文字：

則步隆地與納斐塔里地，通海大路，約但河東，外方人的加里肋亞，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皓光；那些坐在死亡陰影之地的人，為他們出現了光明。(瑪四 15~16)

瑪竇改變依九 1 的文字為「則步隆地與納斐塔里地，通海大路，約但河東，外方人的加里肋亞」，原來的「受了侮辱」刪除了，且「日後」的說法也取消了，似乎暗示皓光的出現不用再等了，就是現在。「受了侮辱」在先知時代可能指著北以色列國被亞述擄掠的恥辱，「日後」則是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未來要發生的情境。「沿海之路」，應該指則步隆地和納斐塔里地的廣大地區，「約但東岸，外方人的加里肋亞」則指約旦河以東的外邦之地。換言之，從瑪竇這些修改可以推斷他要引領我們如何認識這位耶穌的皓光，筆者詮釋如下：

耶穌從嬰孩時期就在躲避黑落德王的追殺，天主護佑他直到長大；當他經歷在曠野魔鬼的試探後，準備進入世界宣講天國的喜訊，逐步展現出這位由東方所喚醒的默西亞，眾百姓和列王都要臣服於他的達味之子，他遇到的第一個阻礙並未使他失敗，反要使他步步得勝；因為當他聽說洗者若翰被黑落德王處死之後，他退避到了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境內，「住在」那裡，為應驗依撒意亞先知的話，因為猶太人不再因罪而「受侮辱」，先知預許「日後」的盼望，不需再等待，現在就要實現了，不僅如此，則步隆地和納斐塔里地的猶太人與約旦河東的加里肋

亞外邦人共同都屬於「坐在黑暗中的百姓」，都要看見這位耶穌，有如「皓光」的默西亞。

按照東方賢士給我們的隱喻，這位默西亞是「上主，是元始，與最末者」，祂的名字是「我是」(ἐγώ εἰμι)，這個名字是以色列所熟知、天主啓示給梅瑟的名字「我是自有者」(出三 14)。這個昔日梅瑟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救恩經驗，難道不該在今日實現嗎？不錯，筆者相信瑪竇深刻瞭解這一點，並且在東方賢士的脈絡中表露無遺。當若瑟蒙指示帶著妻小到埃及避難，直到黑落德王死了，瑪竇說這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子」(瑪二 15)。這句話出自於《歐瑟亞先知書》十一 1：「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從在埃及時，我就召叫他為我的兒子」。這一預言的應驗不是偶然的，是瑪竇給出的線索，為了解釋默西亞的身分及使命。

首先，猶太人很清楚這節經文的前半是「當以色列尚在童年時，我就愛了他」，喚起猶太人意識到天主對以色列的揀選是由於天主的愛；後半部是關於以色列出埃及的救恩經驗，天主揀選梅瑟帶領以色列人從為奴之地召喚出來為了朝拜祂、事奉祂，並且喚起猶太人回憶起他們是天主的兒子，他們理當承認天主為父。瑪竇以此作為背景圖像來類比耶穌的默西亞身分：天主為愛以色列，派遣祂的獨生子降下成人。這個嬰孩就是天主的兒子，要由埃及召回，以帶領以色列人朝拜他。然而，猶太公議會的領袖將來卻不接受耶穌的默西亞身分，最終要釘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要讓天主的兒女因「**向上看**」仰望十架的

耶穌而回歸天父。這是瑪竇為耶穌受難的原因所作出的鋪陳，好讓讀者明瞭為何天主預許承繼達味王權的人，他的結局卻是死在十字架上。

第二，瑪竇要藉這預言的應驗，讓猶太人回想梅瑟帶領以色列百姓脫離奴役獲得拯救的經歷，認出耶穌的默西亞使命如同梅瑟帶領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皓光，耶穌當是新梅瑟。根據《出谷紀》第一章所載，有不認識若瑟的法郎即位（出一8），這似乎是對不認識默西亞許諾的黑落德王的一個預象。法郎見以色列人日漸增多且強大起來，就派督工給予苦役，又吩咐以色列的收生婆把凡是以色列的男嬰都殺掉，但收生婆敬畏天主，並未按照法郎的意思做，結果法郎命令所有希伯來男嬰都要被投入尼羅河淹死，女嬰才得以存留，這收生婆也成為東方賢士的預象，預示了東方賢士未依照黑落德王的吩咐，找到嬰孩後卻未回來告訴他。法郎就不再相信收生婆，訓令全體人民凡是希伯來生的男孩都要投入尼羅河（出一22）。不料，有一個希伯來男嬰出生後，他母親就把他藏在一個蒲草筐子，放在河邊的草叢中，後來被法郎的公主發現而帶回，收作自己的兒子，給他起名叫梅瑟。

碰巧的是，當黑落德王準備要殺害所有白冷的男嬰時，天使顯現於瑪利亞的丈夫若瑟，要他帶著耶穌與他母親瑪利亞逃到埃及，免於災禍。若瑟這個名字，正與雅各伯的兒子若瑟同名，天主安排他被賣到埃及，實是為保全以色列免於災禍，而瑪利亞的丈夫若瑟，亦是為保全以色列的救主而在上主的

安排下，逃往埃及（補充瑪竇安排耶穌誕生的第二個敘事的重要性）。事實上，這絕非巧合，很可能是瑪竇默思天主的奧蹟後，認出這位新的埃及王子，是新梅瑟，且是真正的王子。不過，這位由東方喚醒的新梅瑟——耶穌，要讓不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都因「向上看」，由黑暗死蔭之地，見到了上升（在東方之意）的皓光。

結語

筆者認為，長久以來，東方賢士在《瑪竇福音》中的重要性並未得到應有的注意，以致許多學者轉而去探索白冷之星的天文學證據，或是東方賢士的身分。然而，真正重要的是瑪竇在東方賢士敘事中，將耶穌的默西亞身分藉著依撒意亞的兩段預言（依四一 1~4，八 23~九 1）顯示出來。此外，東方賢士的敘事作為耶穌誕生的三段敘事之一，它既是第一個族譜敘事的說明，又是第二個若瑟與瑪利亞敘事的補充，又銜接耶穌公開傳道的開始。

耶穌，這位從東方喚醒的上主的僕人，他要成為萬民的皓光，那坐在黑暗死蔭之地的百姓的救主。